

耳听八方

「混乱之子」，样样占全

李皖

后，《动荡》《混乱之子》《荒丘歌》《光影》《是身如焰》又成为一组，构成专辑的第二个部分。貌似拥有副歌的《动荡》《光影》《是身如焰》，音乐上的第二段只是第一段的变化发展，不具典型意义的副歌性质。要略地说，《动荡》的六段歌词，甚至可视为仅有一个主歌，为两段变体、同一结构的不对称反复，仍然是苏紫旭式的一段体歌诗。

阐明这种结构，有助于认识苏紫旭歌曲的诗歌本质，把握他的诗/歌面貌，看清他写诗和放歌，将二者融通为一体的精彩建构模式。

这第二部分的五首歌，都是大歌；从音乐上说都是大曲。歌者胸怀广阔，抱负远大，承接千载、心骛八极，试图以过往经典的启示，以诗的形式，勾勒和概括时代景象，见证和参悟人类这一场迷局的命运。

《动荡》有大历史的反思，音诗均有湍流之象、雄浑之境，将“青年的动荡”作历史循环论式的观察，力图洞穿其中无二样的激情和终究难免妄想妄念妄动的盲目，结论看似灰色，却仍有无限激昂。《混乱之子》像幅自画像，由此勾画时代困局、人生之变。在大时代下，一个人的迷途，似是几乎所有人的迷途，脑中思绪纷繁，心中信念飘摇，眼中所求幻灭，从宏大理想至放浪形骸，最终孑然一身，成为一个个“混乱之子”。《荒丘歌》像是大战过后，眼望落日熔金，但是暮鼓响起，又一次欲念、又一轮征伐、又一场变乱重来，永世的恍惚感笼罩在今生今世的一瞬。《光影》声如吃语，似乎在讽喻信息互联的人类生活，指向它的虚无。《是身如焰》整个人似乎都扭曲了，在落幕和落幕之后，再一次落幕——它在展陈又一次毁灭，又寄望另一位带信物的人前来，带来又一次重启。

音乐上，这些歌充满了时代象征的声响，以一组组乐器的蜿蜒乐思交织，层层推进，展开巍峨的山川和奇瑰的历史。在绵密不安、充满颠簸感的爵士鼓中，在散板的爵士/摇滚的恢宏架构中，苏紫旭以吉他——主要是原声吉他和十二弦吉他，一票超级乐手以钢琴、合成器、大小提琴、小号、萨克管、长笛，不依附于任何风格，展开了华人摇滚乐团当今最高水平的演奏，端的是“挟飞仙以遨游，抱明月而长终”；演唱则是情绪张弛，“仰天长啸，壮怀激烈”，也有时癫狂谵妄，扭曲了人腔，带些许末世感，像个残破的酒神。这些歌与乐，走进人类社会，走进历史长河，走进思想深处，走进动荡，一力抬举起生命的永恒冲和天地人世的苍苍莽莽，唱着时光、人间和磨难，眼望未来和命运的巨轮。

这是如今已罕见的要背负起时代和人类的人，令人想起大时代中的罗大佑和崔健，甚至苏紫旭的胸怀抱负，还更大，带着不显形的佛法观世的茫茫寂寥。但是他缺乏深入时代的切实观察；显示有洞见的诗句零散，未连成一片，未成为时间的长卷；而他在诗歌上的强大，有时反向造成了他在歌曲上的欠缺——歌曲的力量不足，非要看歌词听，理解的难度让人不易共鸣；有时作曲不佳，有时演唱唱作，唱腔、咬字有待磨炼。

在录音和制作上，这张专辑达到了极高的品质。每一件乐器，音轨均被精研放大，饱满的质感将声音推至听觉震撼的程度，却又浑然一体，并不彼此抢戏，闻之有史诗之宏大厚重，天马行空、大开大合、情感丰沛，乐思丰饶，充满了层次美和壮阔美！而且，非常奇妙，它们没用一件中国乐器，却分明似有一种东方古韵。

苏紫旭1990年出生于内蒙古巴彦淖尔市乌拉特前旗乌拉山镇，少年时即自学吉他，后长居北京。2015年曾参加“中国好歌曲”第二季。2013年他自发诗集《青年情怀的冰山一角》，同年组建The Paramacia（昼夜生乐队），这张专辑即为与该乐队合作，是他的第三张。此前，他和The Paramacia 出版过《飞出迷楼》(2017)，一张具有融合爵士风格的概念专辑；与Eong(以空乐队)出版过《绝尘》(2018)，是八支纯器乐构成的概念专辑。

（苏紫旭《混乱之子》，北京电视艺术中心2019，制作人苏紫旭，曲目为：01. 下午六点钟，02. 爱的匕首，03. 吾爱，04. 深歌，05. 雪人，06. 隔离，07. 动荡，08. 混乱之子，09. 荒丘歌，10. 光影，11. 是身如焰，12. 动荡(Sulumi Remix)，13. 是身如焰(Daniel Rothwell Remix)，14. 花絮1，15. 花絮2)



“文汇报”
微信公众号

《雪人》《隔离》像是个过渡，之

冬季第一场雪过后，我独自爬上毕勒古泰山顶，向四处瞭望。空旷的天空下，西日嘎丘陵草原无遮无拦地展现在眼前。我不顾快被白光刺伤的眼睛，沉浸于无言的喜悦中不能自拔。远处的山和近处的山在我视线里连成一片，没有距离感，唯有层次分明。十岁那年冬天，我懵懵懂懂地感受到，冬日的西日嘎具有丰富的色彩。蓝的天、白的雪、黑的土、黄的草融在一起，又各自清晰可辨。我无法抑制内心汹涌的情感，跑下山闯进牛棚，站到额吉面前说：“额吉，我看到了像画一样美的风景。”土墙上整齐地堆砌着冻硬的牛粪，额吉放下手中的铁叉，蹲下身亲吻我的额头，接着从手套里抽出热乎乎的手，轻揉着我的脸蛋说：“米尼呼(我的儿子)，那就把你看到的画出来吧。”我兴奋地从另一侧没牛粪的墙翻进院子跑进屋子，拿出纸笔，伏在炕沿上画了起来。

阿爸下乡了。在乌兰浩特市读书的哥哥还没回来。姐姐在炕桌上认真地写着作业，她偶尔下炕往铁炉里添柴。我还没画完画，外面响起了哗哗声。觅食一天的十一头牛回来了。它们围着院子里的水槽站好，安静地等待着喝水。我和姐姐分工明确，她去灶房煮米饭，我去帮额吉饮牛。此时太阳已经下山，天正在以肉眼可见的速度变黑。我紧紧抓住洋井手柄，跳起来用整个身体的重量往下压去。冰凉清澈的乌斯(水)有节奏地冲击着水槽。牛们一下子不安分了，伸长脖子争抢水槽。额吉拎来一桶用哈伦乌斯(热水)化开的答布斯太乌斯(盐水)，挥舞木棍散开牛群，将答布斯太乌斯一波又一波地倒进水槽，接着让牛群有序地喝水。我很快出了一身汗，心脏砰砰乱跳，身上的力气也逐渐减弱，却感觉不到累。等牛群喝饱，我用最后一丝力气抽出井芯，小手伸进井筒，从正在慢慢下沉的乌斯中，将引水皮向上一拉，乌斯便哗啦一声跑回地底。我一脸疲惫坐在洋井下面。此时的天即将全黑。

那时的西日嘎村经常停电。等额吉圈好牛群，洗手做饭的时候，我跟着姐姐点蜡烛，摆桌子。窗外漆黑一片，屋子里烛光闪动。吃完饭，额吉检查了

我和姐姐的作业，然后指导了一会儿我未完成的画。我添加了几栋房子，姐姐补充了几棵树。额吉说：“还要画出你的想法。”我想了想，把伸出村庄的土路拉长到了画纸边缘。额吉摸摸我的头，把画贴在墙上。屋子里暖暖的。我和姐姐躺在额吉两侧，跟着听收音机。收音机里正在播放天气预报。额吉喃喃自语：“西伯利亚寒流就要来了。”我问：“什么是西伯利亚寒流啊？”额吉说：“特别厉害的冷空气。”我问：“厉害到什么程度呢？”额吉说：“能很快地把乌斯变成木斯(冰)。”我感到惴惴不安，脑子里胡乱想了一阵，便迷迷糊糊睡去。

从第二天开始，气温逐渐下降。几天后，流过村庄的一条季节性水流已经结成木斯。我和几个伙伴先在上面试探性地踩踏了一阵，发现没问题，就快活地滑起冰车。结成木斯的水流到村南后像打进炒锅的鸡蛋一样四处散开。小伙伴们想滑到更远的地方，而我惦记着树林里的一群麻雀，便与他们分开了。毕勒古泰山下的白杨林里，有一群过冬的麻雀。我经常在口袋里装些米粒偷偷喂它们。这是我一个人的秘密。树林里静悄悄的，麻雀们不知道躲到哪里去了。我把米粒撒在树下，拎着冰车转身向家的方向走去。扑通一声，脚下的木斯突然裂开，我掉进了冰冷的乌斯。慌乱中我抓住一根树枝。可我没有力气拉自己上去。我惶恐不安，一时竟忘了呼救，直到耳边传来麻雀叽叽喳喳的叫声，我才喊出了声。声音引来路过的一枚牧人。他救了我，并把我送回了家。

冬日的乌斯

阿尼苏

额吉把我的衣服全部脱下来，给我裹上了厚厚的棉被。奇怪的是，我没有感觉到冷，反倒感觉热，而且热得越来越难受。额吉给我喝了一碗极苦的药汤，我便昏沉沉地闭上了眼睛。我的身体仿佛进入了某种似真似幻的空间。在这个空间，我看到了流动的乌斯和凝固的木斯。我在惶恐中听到了额吉温柔的歌。我睁开眼睛，看到额吉正在抚摸我的额头。我在热炕上躺了两天两夜，睡一阵醒一阵。第三天，我的身体恢复如初，又开始满院子奔跑，还用洋井压了一会儿乌斯。也就是在那天夜里，我听到了来自西伯利亚的风声。在我更小的时候，我没有这样用心地探究过冬日的冷风。它在窗外不停地咆哮着，怒吼着，像电视里看过的怪兽般发出呜呜声。我披着棉被下地，站到窗前，掀开窗帘向外望去。外面除了可怕的黑暗，只剩下风声。

第二天早晨，额吉早早生了炉子，干牛粪在铁炉内烧得通红。可是屋子里柔柔比之前冷了。灶房里，呼出的气像烟雾似的明显。狂风压弯了白杨树的枝头。我担心那群麻雀，却又无力保护它们，便问额吉：“额吉，这样的天气，那些没有飞走的鸟儿会不会冻死呢？”额吉说：“不会的，只要它们留下了，肯定会有生存下来的本事。”牛棚里，十一头牛在角落里紧紧地挨在一起。额吉把一捆捆草料放到它们跟前，它们才开始动起来。额吉不敢把牛放出去，如果哪头牛受惊跑了，追回来是个极麻烦的事。但我们还要解决另一个麻烦的事，那就是饮牛。我和姐姐戴上厚厚的帽

子和手套，用木棍抬着水桶，一桶一桶地往牛棚里送乌斯。这时的乌斯在水桶里摇晃着，黑沉沉的，看着就让我感到寒冷，比结成冰的木斯更加寒冷。

饮完牛，进到屋里，额吉煮了热气腾腾的羊肉面，我和姐姐吃得额头冒出了汗。额吉随口问我：“洋井的饮水皮拿出来了吧？”我这才猛然想起，饮水时想快点回到屋里，竟然忘了这事。额吉拎着一壶哈伦乌斯推门而出，我也快快跟上。额吉将哈伦乌斯倒入洋井，我使出浑身的力气压水，底下的水却怎么也上不来。洋井里的水冻住了，即使浇再多的哈伦乌斯也无济于事。额吉试图用木柴烧一会儿洋井，但是看着正在呼号的西伯利亚的狂风，终是放弃了这个想法。水缸里的乌斯已经所剩不多了，可是寒风没有丝毫停歇的意思。姐姐用责备的目光盯着我，我非常自责，无地自容。这本来是额吉交给我的任务，我不应该置于脑后。晚上睡觉的时候，我躲在被窝里悄悄地哭了起来。这时，额吉温暖的手抱住了我。额吉说：“明天找人帮忙就好了。”

第二天风更大，天气更冷。午饭过后，水缸里的乌斯见底了。额吉不让我们出门，自己从院子后面的公用敞口水井里打来了一桶乌斯。但额吉回来的路上，手套不小心滑落，被风吹走了。额吉的手冻坏了，疼得直哆嗦。姐姐用哈伦乌斯泡上茄子，端到额吉跟前。额吉的手放入哈伦乌斯时，眼泪都出来了，但没有哭声。正在这时，院外响起摩托车的声音，阿爸载着哥哥回来了。他们是在长长的路上，顶着寒风来的。阿爸带回来了食物，哥哥给姐姐带回了一支钢笔，给我带回一盒拥有十二种颜色的水粉颜料。得知洋井被冻住后，阿爸拎着一大壶滚烫的哈伦乌斯出去，没用多长时间就弄好了洋井。阿爸说：“还是回来晚了，这西伯利亚寒流真是不给人喘息的时间啊。”哥哥似乎有使不完的劲儿，他不用洋井，一定要跑到院后的水井打乌斯。他的动作幅度很大，三五下就把一桶乌斯打上来了。他不仅把水缸盛满，还饮了牛。我在他后面跟着跑。而此时，我眼里的乌斯不再冰凉刺骨，也不再让我感到惶恐。相反，它让我感到温暖。

夜里，窗外狂风肆虐。我们一家人却丝毫不感觉到寒冷。我用水彩颜料给自己的画涂上了颜色，蓝的天、白的雪、黑的土、黄的草……还有好几种颜色混合而成的，那五彩斑斓的乌斯。这是二十多年前西日嘎丘陵草原的冬季。十岁的我第一次因为乌斯而感动。人们常说，水是生命之源。而在西日嘎，在我十岁那年的冬天，水的另一个名称“乌斯”，像生命本身一样深深地刻在了我心上。

笔会



同唱一首歌(雕塑) 金钢

那时我们家的屋还是老屋。除了我们一家和家里的老猫，地洞里还住着老鼠，屋檐口住着麻雀。

夏天的时候，麻雀最烦人，它们打着群落到铺满稻谷的晒场上抢谷子吃，害得我们一遍遍地跑去赶，才赶走又来了。但到了冬天，别的鸟儿都飞走了，看见它们还挤在檐下叽叽喳喳地说话，不怕冷地跳到雪地里找东西吃，又觉得愉快。我从不知道我们家屋檐下的麻雀窝搭在哪里，它们好像总是从那里忽地冒出来，又忽地不见了。有时候无聊，撒一把碎米粒在空地上，马上有三两只麻雀从檐头落下来啄吃。每啄一粒，它们侧一脑袋，马上看到了下一粒，再跳过去啄。碎米粒渐渐通往我脚下，它们也不担心，还是一跳一跳地向前。我觉得差不多就要逮住一只麻雀了，却在出手的一瞬，让它哪一下飞走了。

脑海里便浮起小时候拿手指头玩的游戏：“点点鸟，鸟会飞，啾啾——”冬天一过，屋檐下的鸟声多起来。燕子是归来的常客，叫起来也稳重，“叽”一声，飞进屋了，“叽”一声，飞出去了。小燕子叫得急，那是因为饿的缘故。还有黄鹂，轻易不到屋檐下来。有一年春天，我们家楼上的玻璃窗户少了一条玻璃，还来不及装回去，大清早从这缝里飞进来五只小黄鹂鸟儿，在屋子里盘旋鸣叫。我跑来跑去想要捉住一只。小鸟们纷纷往外飞，几次撞到窗玻璃上，坠落地板，再飞起来继续找出路，渐渐地都又飞出去了。忽然有一只鸟儿闯进了我眼床的纱帐。我把纱帐一放，它就这么给我捉住了。这只嫩黄色的鸟儿真漂亮，我捧去给外公看。外公说小黄鹂鸟儿新学飞，不更事，才会撞

点点鸟，鸟会飞

赵霞

到别人家屋子里来。我把它装到一个纸盒子里养着，趁我离开的时候，它顶开盒子盖，自己飞走了。

往山里走，偶尔经过一片灌木丛，从里头呼啦啦飞起来一个大东西，往往是野鸟。它是灰色的，样子像大麻雀，只是肥硕得多。可惜遇到这样的情形，我总是先被那呼啦一声惊退，等到反应过来，它早已没影儿了。有时候，草从里捡到一根长长的灰羽毛，我们就猜测这里曾经住过一只大鸟。大人们说深山里有多只，五彩的锦毛，十分漂亮。戏文里武将冠帽上两根长而软的羽饰，就是雉鸡的尾羽制成。下雪天，这鸟看见人来，就把头埋进雪里，以为躲起来了，尾巴却露在外。此时便抓住它的尾巴，拔萝卜似的将它捉走。这也是大人告诉的，我们自然从未在山里遇到过雉鸡。只有一次，隔着远远的山谷，望见一只大鸟从对面山顶飞起来，长尾巴拖出一道炫目的锦色。我们一齐立着，望了许久。

布谷鸟叫的日子里，山谷田野里回荡着它们的啼声。我骑着脚踏车放学回家的路上，竟在田头意外捕到一只布谷。它应该是受了伤，不能飞行，躲在路边的草丛里，受了脚踏车声的惊吓，

从草丛跳落田间，一拐一拐地，被我顺手捡走。从野地里带回家的雀鸟，这布谷算得上大了。为了养这只布谷，隔壁人家慷慨地把家里箩筐似的一个大鸟笼借给了我。但这鸟在笼子里不吃不喝，它早飞没影儿了。

秋天里，雁群从我们头顶整齐地飞过去。偶尔它们飞得低，让我们看见了灰茸茸的腹部和笔直向后伸开的脚杆。长腿的白鹳也远远地飞来，涉水寻找小鱼。这鹭鸶细长腿脚，较美身段，头上一簇洁白的翎羽，涉水迈步轻巧优雅，吃鱼也不露食相，只是绝不近人。它们盘旋着飞落，往往落在远离湖岸的水边。我们就在岸上看它们举着长喙，走来走去觅食。更远处的是水活鸭，也许是鸬鹚的一种，形似野鸭，只是小巧许多。水活鸭善潜水，眼看它浮在河上，眨眼不见了，再一眨眼，它已在远远的另一处水面滴滴一下浮起。

村里有年轻人从外面带回一把气枪，四下里拿鸟雀练手。麻雀们首先当其冲。“砰”地一声，铅弹飞出去，中弹的麻雀应声而下，有的落在陆地上，有的掉在河里。白鹳听见枪响，吓得赶快飞走。老人在边上看见了摇头。这后

生提着气枪上山打鸟，一无所获，下了山还在瞄准鸟儿放子弹，竟打中了水里的白鹳。旁边人终于看不下去了，都拿眼睛剜他。他却浑不以为意，从另一岸涉水过去，捞起鹭鸶鸟儿，一手肩枪，一手提鸟，得意地回去。好在气枪不久就禁了。

有一年，一天我去爬山，走入一处密林小道，忽见道旁一只羽色鲜亮的大鸟在扑腾翅膀。再细看，这鸟原来挂在一面极细极韧的绳网上，挣扎不能脱身。我上前去想要帮忙，它以为我是猎人，转过头用漂亮而坚实的喙狠狠啄我。我只得退开步。细看这张网子，原来从上至下密布道旁，乍看几乎无形，难怪鸟雀会撞上去。若给这网缠住，脱不了身，或者给布网的人捉走，或者饿死。网上果然还悬着不少死去的雀鸟。

我下了山，准备找一把剪刀把这网绞破，放走那只鸟。一路上，我向人询问，山上怎么会有这样的网？人们大都闭口不言。有人悄悄告诉我，这网大概是山下经营菜馆的所设，为的是增添野味，吸引顾客。等我再爬上山去，那只鸟不见了，网也不见了。好多天，我心里总想着那只鸟。它的羽毛那样好，像那样强壮。它后来是自己挣脱网子逃走的吗？

现在回乡下，看到的鸟倒比以前还多。鹭鸶不是一两只，而是从田里成片地起飞和降落。初夏穿过一片浓密将收的油菜花田，惊起来两只绿羽毛、长尾巴的大鸟。我一点儿不认得这美丽的大鸟。它们在空中盘旋几圈，确认没有危险，复又隐入地面的一片碧色中。

但愿它们住在这里，长久，自在，安宁。